

普宁民间故事



普宁县政
普宁县文

普宁民间故事

普宁县政协文史组 编
普宁县文联、文化馆

一九八五年十月

前 言

普宁自明代嘉靖年间建县以来，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，各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名胜古迹，名人轶事，地方掌故，民间故事，甚为丰富。它既具有风趣诙谐的乡土色彩，又是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，而且能展现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和风貌。这些民间故事，有一定的文史资料价值，为广大群众所喜爱。

去年初，县政协文史组组织文联、文化馆等有关单位，着手征集、整理，选编了第一辑，开了个头。祈请各界人士广为发掘，去芜存菁，转给我们，以便选编、出版续集。

由于选编者水平有限，必有错漏之处，谨请同志们给予指正。

一九八五年一月

目 录

许阿梅故事	张仲益 (1)
许阿梅铁山起义轶事	祥怙、锦文、昭科 (7)
雷打依智高	杨开勤 (19)
林则徐之死	李美芳 (20)
邱浚赴试	作 辉 (23)
百里桥	蔡美森 (24)
南岩胜地	冯登辉 (25)
官陂的来历	作 辉 (27)
卖“批首”	作 辉 (28)
辩“社坛”	作 辉 (22)
金银坡	谋池、阿甲 (29)
无头石牛的传说	白 玉 (30)
韩愈访马嘶岩	许武雄 (31)
盐岭路	秦敬香 (33)
刘进忠大战寒妈径	秦敬香 (35)
寒妈径的传说	许武雄 (36)
司马和司马第	吴雪彬 (39)
出米石	黄楚熊 (38)
“石状元”的下场	李美芳 (40)
乌鸦山的传说	郑 年 (41)
桃花公主	方展新、王保英 (44)
米场出皇后	吴和山 (45)
罗允仙的传说	官秀岩 (48)
丽仙新娘	江振麟 (50)
文天祥望月题词	老 三 (54)
青梅的故乡	巫楚涛 (55)

许阿梅的故事

张仲益 搜集整理

一、截击官兵

清朝咸丰皇帝手头，捐税多得象牛毛一样，庄稼汉除了要缴纳田赋，人丁地饷……等捐税之外，豪绅们还有一个更“巧妙”的“本领”，只要把谷壳（粗粮）向空中一撒，被播下谷壳的田地，就得缴纳地租，这真迫得穷人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

普宁知县和当地豪绅，就专门学这一套本领。这也难怪，他们的纱帽，都是用金银换来的。如果没有这套“一本万利”的本领，岂不是亏本太甚？况且这“本领”是皇帝亲手传授的，庶民们谁敢看他们的正面，只有自怨命苦，才受这罪。

一年一年过去了，这罪越挑越重，压得庶民难喘气，谁也想不出一个办法将它卸掉。

有一日，县衙役得悉一个惊人的消息：传说铁山下一带，有人密谋抗租拒税，吓得那衙役魂不附体，立即禀报县太爷，太爷气得胡子直伸，拍案大骂：“目无王法！”遂下令调了几十名象凶神恶煞的衙役，威风凛凛到铁山下郭厝寮勒粮抓人，来个下马威，制服农民。

晌午，有一个浓眉大眼，满脸黑胡的大汉，从陈店划船回来，肚皮已贴着背骨了。他把船系于练江畔，大踏步走进晖含圩

的小饭店，吃点烧粥补肚后才回家。刚坐下来，忽听圩上有哮喘之声，圩上的人惊慌失措，那大汉好象忘了肚饿，把碗子放下，跑出门外一看，一位头发苍白的老头，连哭带喊：“官兵来抓人，救呀！我只有这点血脉！”

那大汉一听，气得浑身冒火，冲进一屠户，挺身跃上一案头，朝着赶集的人们疾呼：

“诸位叔伯兄弟，不要逃，狼来吃人，应打！如若逃，它的牙齿更凶，今天吃他们，明天会吃你们！狗官来捉我们，我们犯何罪？谁愿意打的跟我来！”众人看时，此人乃是北山村许阿梅。他跳下肉案，抡起猪刀，走在前头。

顿时，圩上的人，有的拿着菜刀，有的拿着木棒、竹棍，有的拿着斧头，跟许阿梅飞奔铁山而来，分头埋伏截击。

这时，那帮凶神恶煞押着四、五个穿得褴褛不堪的人，要从山脚小路穿过，摇摇摆摆地进城。许阿梅振臂一呼，众人四面涌出，猛力穷追。狗官兵见众人赶来，脚慌手乱，向空中虚发两发乌枪，想吓退众人，谁知“符头”不灵，却被众人围住了。许阿梅挺身而出，两手叉在腰间，两只炯炯发光的大眼盯着官兵叱道：

“狗娘养的，抓人则甚？”一个满脸横肉的狗官，还不知死活应道：

“哼！你休管闲事！”

“闲事！我们就要管！”

“不知死的狗徒，你须知，县太爷是不好惹的！”

许阿梅哈哈大笑，迫近前骂道：“你们吃人狼，不说是一个狗官潘铭亮，就是皇帝，我们也敢砍下他的头！”

“要反了，你胆大包天？”那个满脸横肉的狗官端起枪要打，却被许阿梅抢上一步，一手揪住胸口，一手捉住腰胯，使力一打，颠翻倒地，那狗官还想挣起来，却被许阿梅扬起脚一踢，跌倒在山坡，四足朝天，其他的凶神恶煞已跑得无影无踪了。许阿梅又把手一挥，喊一声“打”，众人都象赶恶狼一样追击。

这场仗打得很痛快，把众人积压几千年的呕气也打出来了。从此，铁山下一带不见狗官来欺凌了。

二、破“神兵”

城里官绅自从挂起免战牌之后，如惊慌的老鼠一样，入洞不出。近来，许阿梅领着义军填沙包，筑壕堑，天天攻打、唤骂，看看县城要破了。

城楼上防守的官兵，都吓得向城下溃下来。要不是那些狗官操着大刀在后面威吓，早逃干净去了，城里百姓也都在街头巷尾交头接耳，谈论许阿梅的正义和英勇，预料不日城定攻破。

狗官、绅士每天都聚集在县衙里议事，总想不出一个“退敌”之策来，急得象热锅里的蚂蚁团团转，他们黑心眼打算盘：“贼兵势大，城里力弱，百姓的心又动荡了，那还了得，须得一个破贼的计策才好。”可是尽管他们怎样盘算，怎么寻找，还只是懒虾蟆想吃天鹅肉，白费狗心罢了。

一日，城里方青钱想出一个“绝着”来了。

你知怎么着？方青钱自为得意地对官绅们说：“许阿梅不可用人力打，只可用神力破，既能使贼兵阵乱，又使我方士气宏壮，管教许阿梅旦夕可擒！”许多官绅都狂喜，问：“怎么使用神力？怎么使贼阵乱？”方青钱多么洋洋得意哪，便大开话匣儿讲了一气。这个“绝着”，真把众官绅都乐得“一佛出世，九佛登天。”

那夜里，方青钱便把乩童买嘱了。

第二天，寒妈庙的乩童，手比足划，口里不断“嘟嘟嘟”响——降乩来了。好多受骗的人，也围在他的周围，听他说神话啦！

乩童看了人们来得多了，就叽哩咕噜地讲开了：“众位善男信

女听着：本神以慈心为怀，为救全城苦难，定要大显神通，派出无数阴兵，擒住贼众治罪，这只用红头绳便可结住贼足，治子们都把城内所有的红头绳捐来，待听命令出城抓人去！”

这一着很灵验，不够两三天，城内杂货店里的红头绳都给民众买得一千二净，把它堆在庙里。

这几天，城外兄弟们不断拾到城上射下来的书信，里面写着“神灵”要惩治许阿梅啦，无辜的良民可逃回去，不然便要同受惩罚呀。那些弟兄起义后，生活过得挺舒心，那还相信这个屁，都纷纷把书信交给梅大哥。许阿梅看后，心里自觉好笑，狗官绅真是狗咬吕洞宾——认不得真人哪！他对弟兄说：“狗急想跳墙了！俺只要如此如此，狗官兵自有一日飞蛾扑火，自寻死路啦！”弟兄们也都笑着说：“对！等待着神兵来送死！”

就在这几天，许阿梅的营里好象乱了起来，不断有三三两两的弟兄背着包袱，躲躲闪闪溜出营去，城外旷野上有多少次几个人站在一起，头碰得很近，谈起小声话来，又不断缩头缩脑，长嗟短叹。

这个样子，城防官都睹个明白，不断向衙里告喜，那些官绅也得意忘形地打着大腿，大喊妙计。

一天早晨，雾气由淡渐浓，许阿梅对弟兄们说：“官兵将要出来送死啦，马上避起来。”弟兄们立即跑到四围的沟渠里、庄稼里。

兄弟们刚藏起来，果然城上“冬冬冬”战鼓就响起来了。

城门开处，官兵在前，乡团在后，个个装成“神兵”模样，如潮涌般冲出城来。乩童站在城楼上，一手仗剑，一手把红头绳向城下乱撒下来，口里叽哩咕噜不断念动咒语，又向城下大叱：

“许贼末日到了，活抓治罪！”

“神兵”杀进许阿梅营里，见是空营，都吓慌了，正要往后退，忽听得一声哨响，雾气里四面杀声连天，“神兵”象是被装

进被里去。

杀呀！杀呀！许阿梅带着弟兄们从沟渠里、庄稼里杀出，“神兵”死的遍地、活的连跳带爬窜进城里去，有的险些被关在城外边。

神法失灵啦！弟兄们都笑得捧着肚子。

晚上，城里不断传出了百姓的啼哭声，咒骂官绅都是害人精，假神装鬼，坑害人哪！

三、智取粮饷

许阿梅带着弟兄们围攻县城，一直打了一个多月，城还没破，粮饷快用完了，弟兄们真有点焦急。管粮饷的兄弟问许大哥：

“一向乡亲们都是老远赶来送吃喝，近来怎么连影儿也没有？”

“一个多月来，天象落大火，旱得农民要命，收成也减少了，那还有什么粮可送来？”

“要是没粮没草，仗要怎么打？”

“大家就该捱点苦吧！”

弟兄们那么多，虽说刻苦，也只是暂时过两天罢了。这真使管粮的苦费了心思。

就在这时候，县城外的八乡农民赶来送粮啦，营外停放着百来担谷子，还有许多草料，这可把管粮的乐得心眼儿都活了。许阿梅把送粮的请到营里坐下，乡亲们说道：“弟兄们为百姓打官府，解除痛苦，这点粮食算得什么哪！”许阿梅推辞道：“虽则这么说，大家应多留着点，吃饱些种地去。”众人那里肯听，都说：“不，今日穷人免受官绅的气，虽是吃稀点，心里倒很甜！”

可是由他们怎样说，许阿梅就是不肯收。后来还是里面一个老头会说话。他站起来说道：“我活了这般年纪，不知流了多少

血汗。还是换不得一顿饱。弟兄们起义后，官府没有威风啦，我们的胸算挺起来了，弟兄们真是穷人的亲人，谁知大哥今日这么见外，真叫我们痛心哪！”说罢转身就走。

许阿梅急急拦住道：“收了吧！收了吧！”唤过管粮的兄弟，把一半谷子收下，一半发给各乡那些受灾贫苦的农民，那些送粮的知道梅大哥不能再强求了，只好辞别回去。

不一日，探子军忽报，潮州府派乌石巡抚郝有金，带兵救县城来啦。许阿梅沉思一下道：“弟兄们，快把行装背上，撤回北山去。”狮头规可不服啦，大叫道：“大哥怎怕起郝有金来，他们纵有三头六臂，定管教他来得去不得，大哥既怕他，可先回去，我留着和他们战个你死我活吧！”

阿梅又问探子军：“郝有金带多少粮草？”探子军说：“一共几十车。”许阿梅对狮头规道：“他们有金又有粮，俺怎么不怕他？”狮头规这才知道梅大哥的话里是有文章的。

许阿梅又道：“郝有金此来，一见我军撤回，以为我们惧怕逃走，他必追，我自己留作断后，他必为了五百两银洋的悬红而穷追。他一追，他们的‘有金有粮’就变成我们的有金有粮了。”说得大家都笑了。随后，许阿梅便带着弟兄们撤兵回去。

郝有金领兵开至大坝，眼见前面尘土蔽日，一行人从虎尾岭开向铁山去，他已料知是许阿梅撤回北山了。心里暗暗欢喜：定是许阿梅探知我兵精粮足，惧怕逃去了。急急命令兵马尾后追上，追呀追，逃至渔老庄，远远望见许阿梅在后面漫步徐行，郝有金欣喜若狂地想：抓到许阿梅，赏银五百两，一场富贵啦！急忙拍马追上。

这边许阿梅看看郝有金官兵将至，即转身疾呼：“杀，杀！追兵中计啦！”

一时，山窝里、渠沟里，庄稼里，“呼哇！”一下，跃出成千上万的人，把官兵围住了，杀呀，杀呀！郝有金吓得拉屎，这

许阿梅铁山起义轶事

桂佑 锦文 昭科 搜集整理 燕成

一八五四年初夏，普宁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反清斗争——许阿梅铁山起义。在这次农民起义中，义军首领许阿梅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。

拦江戏贵

许阿梅，字义青，一八二一年出生于普宁县铁山脚下的北山乡。北山乡背靠铁岭，面临练江，本是个山明水秀的好地方，但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、剥削下，农民灾难深重，困苦不堪。风华正茂的许阿梅在耕种之余，只得以撑船摆渡来糊口度日。却说有一天，许阿梅正与其胞弟在晖舍摆渡。当日正值汛期，洪峰翻滚，水流湍急。邻村有位孙员外及三个随从欲过渡往普宁城，阿梅见这帮家伙趾高气扬，骤生反感，欲理不理地站在船头说：“四位欲过渡，渡金要光洋一元。”孙员外平日搭的是免钱渡，今日见阿梅这般“放肆”，心中顿时火起，举手杖欲

时他那敢再战，急抱着脑袋落荒逃进县城去。

许阿梅带了弟兄们撤回北山，狮头规也押了几十车粮饷回来了。许阿梅对管粮的兄弟说道：“这得感谢郝有金为我们送这么多的粮饷啦！”

打，但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随即改装笑脸道：“一元就一元吧！”说罢移步下船，船至半江，许阿梅提出要先收钱，孙员外狞笑着说：“过江还你不迟。”只见许阿梅二话没说，把船竿向水里一点，如燕子一般，飞身跃在胞弟之船，顷刻间，渡船在浪涛中急剧摇晃，吓得孙员外面如土色，其中有个随从识得几分水性，便跳进江中固船，不跳则已，一跳却被浪涡卷进渔民的“诱鱼窝”，衣服被鱼窝里的荆棘钩住，上又上不得，游又游不动，叫苦不迭，那边浪涡里的小渡船，颠簸欲沉，惊得孙员外连声呼救：“给你两个光洋……”这时，两岸等过渡的穷苦群众，无不拍手称快，齐声起哄：“沉呀！沉呀！”

阿梅看看摆布得过瘾了，才叫其胞弟把船靠近，飞身过船，收了渡金，把船撑到对岸。

断 织 赠 贫

却说一八五二年腊月二十四日，北风呼啸，寒袭年关，贫穷人家刚送走了“灶君”，却又遇债主登门迫债，真是穷人过年如过关呵！北山乡佃户许旭钦一家已是到了家徒四壁的境地，一家数口，不仅三餐难度，又加上老父卧病在床，平添了处境的艰难。这时，身临困境的许旭钦，突然想起平时扶危济困的许阿梅，急忙跑到“晖含”渡口，向阿梅陈说家中倒悬之苦，阿梅听后，一面安慰旭钦，一面掏出一个光洋放在他的手里，感慨的说：“似你这等困苦的，何止一家，如今年关在即，你我一同回家想想办法吧！”两人边走边谈，不觉来到阿梅家中，阿梅随即叫起正在织布的妻子江亚英，拿起一把剪刀，把已织成的半匹夏布剪下，交给旭钦道：“拿去典当过个年吧！”许旭钦见此情景，一时不知所措，呆呆地站着不敢伸手。站在一旁的江亚英已明白一切，从丈夫手中把布接过来，往旭钦手里一塞道：“钦叔，贫不帮贫

谁怜悯，快拿去吧。”旭钦抱着半匹夏布，感激涕零，不时用手背拭眼泪，朝通往“大顺饷当”的方向走去……。

杨梅结识

一八五三年正月，许阿梅与船友们为财主撑船载赤沙糖往府城潮州，卸货后，又装上麻苎准备运回。

湘子桥边，只只堆满麻苎的木船装毕待运，阿梅的木船外围，也同样堆满麻苎，可里面却有特别，留空的船舱里经常是潮州吴忠恕、揭阳林元凯、澄海王兴顺等好友的“作乐天地”，每当夜幕降临，船舱里促膝谈心，轻声细语，这水上的生活，表面上似很平淡，但里面却在酝酿着农民起义的浪涛。

却说麻苎待运的这天晌午，潮州城东门忽然跑出一员书生，一个手提朴刀的公差在后面紧追着，那书生跑至湘子桥边，情急智生，朝许阿梅船上一跃，跨进麻苎堆，一头钻进船舱里，尾随而来的公差也随着跳下船去。正欲爬过麻苎堆时，被机警的许阿梅猛将麻苎捆一推，只听得“扑通”一声，公差连人带着几捆麻苎掉进韩江。“救人捞麻呀！”许阿梅虚张声势跳下江中。这时，只见挣扎着的公差双手攀着船舷，欲攀上船，阿梅见状，双手立即托起一捆足有三百斤重的湿麻捆，装做掀上船之势，但却对准公差猛力一砸，随着“哎呀”一声，公差沉下水里，阿梅也托词救人，顺势钻下水底，紧紧拖住公差的一只脚，让他享个“饱水福”，隔了一阵，才把公差托上船来。这时，船上来了两个公差，把所有麻苎船都搜了个通透，但是书生却不见踪影。

麻捆全打捞上来了，站在船头的许阿梅一本正经地质问公差：“你们抓人是这样个抓法？把我们的麻苎都撞落水。看怎样赔偿货主呢？”三个公差明知船中有诈，却又抓不到把柄。只好自作倒霉，夹着尾巴溜上岸去。

手用 你道那书生是谁？就是潮阳贵屿廩生，潮州各地农民起义穿针引线人物——杨臣尧，字虞阶、乳名舜秀，他感谢相救，遂与许阿梅结识为至交，当夜安歇于阿梅船中，翌日进城活动，恰遇公差发觉跟踪追捕，当杨跳进阿梅船舱时，混乱中船友们已把他救走。翌年，杨臣尧就是许阿梅铁山起义的军师。

飞糠定租

清末，潮阳大地主肖勉斋，享有普宁租权，年年迫租，佃农叫苦连天。尔后，由于受太平天国起义声威所慑，势力不及往年，租权摇摇欲失，虽常派出收租爪牙，四处催讨，不仅收不到租谷，而且有时连租薄、契据被烧，人被捆绑，撵出村境，狼狽不堪。

肖勉斋为巴结普宁新贵大地主方小川，乘方回梓视事，做个顺水推舟人情，把戎水、贵山、铁山三都租权奉赠。在广西镇压太平天军有功的刽子手、千总方小川，如今不花一文钱而获得万亩租权，确是喜出望外。租权验检至北山乡，定有千亩总额，但却缺欠佃户姓名。方小川为施其淫威，先笼络北山乡豪绅，并派出差役，于村后莲花山上，撒下粗糠。时逢严冬，寒风呼啸，糠随风扬，纵横数里。由本地豪绅，视糠坠田丘，丈量面积，登记佃户姓名，贴出告示，限期一年，还清肖氏三年租谷。

飞糠定租，自古罕见；定期迫租，浩劫空前。许阿梅暗中发动群众抗租，方小川闻报北山乡抗拒交租，即派兵丁洗劫北山，所到之处，牵猪剥鼎，掳人锁厝，村民有被活活打死的，还有的妇女惨遭污辱，村头巷尾，杀声、格斗声不绝于耳，哭声、呼救声回荡铁峰，惨象目不忍睹。

死罪好受，饿罪难当。有压迫就有反抗，穷苦的北山民众，为了生活，只得走上铁山起义之路。

起 义 筹 粮

方小川率官兵洗劫北山，激起了北山乡民众义愤，纷纷恳求许阿梅揭竿造反，杀进县城，除暴雪恨。在这个众愤难抑的情况下，深谋远虑的许阿梅说：“我非无义举之思，须知未虑进，先虑退；未思创赢，先思散寨；这是未行军，先行粮之理。”乡众听后皆信服。军粮从何而来？许阿梅与好友们筹谋策划，商议部署起义筹粮大事。

却说北山乡毗邻，有个郭厝寮村，村内有个大地主，良田千亩，婢仆满庭，终日笙歌妙舞，酒肉作乐……。仓里多年米谷霉坏，只得命长工短工，肩挑车运，倒入练江，一时鱼虾蟹鳖中毒，浮荡江面。而贫苦乡民，啃瓜咽菜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一日，这个地主府第，忽被“大长陇”陈娘康农军围住，情况危急，只得恳请许阿梅出面斡旋。许阿梅心里想：这是个筹取粮饷的好机会，何不如此如此。经商定，那个大地主愿意给许阿梅白银千两。谈妥后，许阿梅从容登上门楼，挥动草帽，陈娘康农军随即退去。“草帽退兵”之事，后人传为美谈。

未几，许阿梅又率队，协同各路农军，抄了定厝寮村大地主杨连茹府第，破其仓库，分粮于民众。没收杨府十三间当铺，作为起义军需用之……。

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，潮州深溪岩庙前，各路农军汇集，把盏庆功，朗朗笑声，萦绕山谷。陈娘康、许阿梅、林廷、吴降等众农军首领，兴高彩烈地用大秤称着金银，摊分各地起义粮饷，一场反封建、反清廷的斗争即将爆发。

施 孤 募 兵

备饷筹粮，节节胜利，举旗起义时机日趋成熟。是年孟兰

节，北山乡“铁岳寺”前，“观音铺”上，以“孟兰胜会”命名的施孤棚前，演戏敬神、施食救鬼，人山人海，熙熙攘攘，分外热闹。

虽是施孤摆设如旧，但其中却立意有新，施孤棚的木桩上，许阿梅的好友杨臣尧撰写的“饱食去看戏，饿肚来领孤；年年添施舍，岁岁增凄魂”的对联分贴两旁。戏台的横匾上写着“孟兰胜会”，两旁的对联为：“孟兰欲救孤魂厄，胜会唯望太平天。”观众啧啧称道：穷人心声，熔集于此。再往下看，在众和尚的诵经的“功德棚”中，香烟萦绕，钟鼓齐鸣，张贴的对联也别具匠心，上挂“普渡济生”，两联为：“普渡有慈航，济生靠活佛。”晌午，施孤进入高潮，抢孤领食之众，排成长龙，通往施孤棚前，领取干粮、肉类、衣物的贫民，个个喜颜于色，欢乐非常。就在这时，只见许阿梅熊腰虎步登上施孤棚，以其宏亮的声音，一字一句道：“乡亲们，孟兰节施孤意拯凄魂，须知当今世道，人不如鬼，俺等四季拚死驴生，不得一温半饱，如此非人生活，比地狱凄魂更苦……。”台下听众，初是鸦雀无声，继而泪珠挂脸，呜咽抽泣，一字一泪的控诉，犹如练江之水奔腾，倾尽人间苦楚；一言一语的激励，好象铁岭松涛呼啸，荡击着劳苦大众的心房。紧接着，许阿梅挥动草帽，言语激昂地讲：“欲登人间天堂，只有起来捣烂衙门活地狱，分田地，敢不敢？”平地一声春雷——“敢！”响应之声回荡在铁岭上空。

“铁岳寺”里里外外，报名参加农军的人排成长龙，一支反封建、反清廷队伍终于在铁山脚下组织起来了。

门板奇战

许阿梅竖起“忠义安良”大旗之后，即勒令各乡富户豪绅把剥削得来的部分资财拿出来作为义军军饷，凡不服者，即派人

马惩戒。那个时候，泥沟乡的“源泉”、“涌泉”、“逢源”、“开源”、“永兴”、“祥兴”等富户，果陇乡的庄姓大地主以至赤岗山李姓地主等，无一敢不从命。

却说占陇桥柱有一户大地主，倚仗其财势大，抗交粮饷，并扬言要与许阿梅见个高低。许阿梅接到这一消息后，于当年二月中旬的一个夜晚，亲率义军百名，前往抄袭。是夜，月黑风高，伸手不见五指，百名义军抑不住心中怒火，疾步如飞，似箭离弦地直向桥柱的方向插去。来到目的地，已是午夜时分，静寂的村庄传来了一阵狗吠声，义军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那大地主家里，把正在熟睡的大地主抓起装进麻袋，正待整队回营，狗吠声惊动了地主武装团练，团丁们急忙封住出村路口，并堆起干柴，燃起了漫天大火。这时，烈焰腾空，人声吼喊，百名义军处在重重包围之中，在此紧急关头，机警的许阿梅指挥若定，命令义军各人背上一块门板，向出村路口冲杀，迅猛的攻势，顿时使团丁们吓破了胆，倾刻间象决堤河水，争相逃命。义军急忙在火堆上压下一块块门板，踏着门板冲出火海掳着大地主，胜利回归大营。从此之后，义军东往征饷，各豪绅无不唯命是从。

竖旗造反

却说许阿梅在完成了筹备军饷、联络各县农军、组织民众的基础上，反清起义已趋成熟，便在“铁岳寺”前竖起“忠义安良”大旗，寺前厅供着关羽偶像，两旁的对联是：兄贤德、弟翼德，德兄德弟；师卧龙，友子龙，龙师龙友。声势浩大的举旗练武，惊动了普宁县令，于是急忙派出侦探窥视，但得到的情况是纯属练武习艺，维护治安，挡弓响马的小集群组织。且手举关羽之“忠义”为宗旨的旗帜，因而也就等闲视之，并不放在心上。殊不知平风静浪里将要掀起漫天波涛。